



这里是夷水利川

李映华

癸卯年暮秋时节,随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采风团一行,从粤海之滨跨越千山万水,走进武陵山腹地的利川。大巴车在群山之间蜿蜒穿行,窗外峰峦叠翠,清江如练,吊脚楼时隐时现。车行至腾龙洞前,洞中传来一阵悠远的歌声:

“夷水清清,利川盈盈,
 土家儿女,歌舞升平……”

——《这里是夷水利川》

歌声在峡谷间回荡,如清江之水奔流千年,荡涤着每一位远方来客的心灵。一曲终了,我伫立在洞口,望着那水汽氤氲的夷水,思绪随着歌声飘向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这里是夷水利川,山水有情,岁月如歌。

利川地处鄂西南边陲,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全市国土面积4612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100米,90万人口中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占近半。这里森林覆盖率达64.55%,负氧离子浓度常年高于3000个/立方厘米,空气质量优良率超过99.5%,夏季平均气温仅22.2℃。大自然似乎格外偏爱这片土地,将最慷慨的馈赠倾注于此——群山起伏,溪谷纵横,清江从这里发源,腾龙洞深藏其中,齐岳山草场如毯铺展,水杉王傲然挺立数千年。上天赐予利川良好的生态禀赋,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每年,近70万旅居人群从四面八方而来,在此尽享清凉之夏。

然而,利川的山川之美,远不止于风景。这片土地的历史厚度,藏在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棵老树的故事里。清江古称夷水,是土家族的母亲河。世界优秀民歌《龙船调》便诞生于此,那首“妹娃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的婉转旋律,传唱了数百年,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2000多年前,巴人先祖在此繁衍生息,土家吊脚楼依山而建,西兰卡普织锦绚烂如霞,哭嫁歌、摆手舞、肉连响……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岁月沉淀的文化瑰宝。

而在利川灿若星河的文化宝库中,坝漆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利川毛坝镇,山多林密,雨量充沛,土质疏松,最适宜漆树生长。这里出产的坝漆,漆酚含量高达82%,光泽度极好,有“坝漆清如油,照见美人头,摇动虎斑色,提起钓鱼钩”的美誉。1919年,中国坝漆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金,向世界展示了东方漆艺的独特魅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坝漆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桶桶坝漆从利川的深山运出,装点着国家的建设蓝图——从军工设备到民用设施,从工业防腐到古建筑修复,坝漆以它耐高温、耐腐蚀、抓力强的卓越品质,为国家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坝漆名冠全球”锦旗赠予利川供销社,勉励漆乡人民大力发展坝漆生产。那面锦旗,至今仍利川人的记忆中熠熠生辉。到20世纪80年代,利川坝漆产业发展盛极一时,成为一方百姓的重要经济支柱。

然而,时代变迁,风云际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无序竞争导致坝漆大量掺假,加之化工油漆迅速崛起,利川坝漆市场急剧萎缩,漆艺人才大量流失,坝漆“黯然失色”。

在腾龙洞的《夷水利川》歌舞秀演出现场,我看到土家姑娘的西兰卡普裙摆飞扬,原生态的龙船调与现代声光交融,演绎着土家千年的历史与风情。光影交错间,我的思绪从古老的夷水拉回到眼前的凉城。今天利川坝漆重焕光彩的动人故事,与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传承交相辉映——采风中我们了解到,利川近年来大力推动坝漆制作技艺的保护与传承,2021年,坝漆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全市已种植漆树2万余亩,培育坝漆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8名,带动400多户漆农实现增收。在利川市德隆生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坝漆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洪克俭正在带领徒弟进行生漆改性合成实验,坝漆材料不仅用于制作传统漆器家具,还大量用于古建筑修缮、工业设备防腐等领域。坝漆,这颗曾经黯淡的“国漆明珠”,正在新时代的光照下重现流光溢彩。

如果说坝漆是利川历史的金色记忆,那么“利川红”便是这片土地走向未来的绿色希望。

在毛坝镇的茶园里,我见到了正在采茶的土家阿婆。她告诉我,几十年前,这里的茶叶卖不上价,一斤鲜叶只值几块钱,乡亲们“饿着肚子种茶”。那时候,利川虽有千年的种茶历史,却因地处深山、交通闭塞,好茶藏在深山无人识。

变化始于本世纪初。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利川大力发展茶产业。地处北纬30°黄金产茶带的利川,拥有27.37万亩生态茶园,森林环抱中的茶山终年云雾缭绕,孕育出的“利川红”红茶色泽乌润、汤色红艳、香气馥郁。特别是本地良种茶树“冷后浑”,因其内含物质丰富,冲泡后茶汤冷却却变黄,加热后又恢复清亮,成为利川红的独特品质标识。

我端起一杯新沏的利川红,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甘甜,一缕花果香在唇齿间萦绕。陪同的利川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今,利川市茶叶种植面积近28万亩,茶叶产量2.5万吨,产业综合产值达36亿元,品牌价值达21.8亿元。利川红位列国家地理标志红茶品牌价值排行榜第7位,并荣获2024福布斯中国茶行业系列推选年度茶区域公用品牌。此外,2024年利川红集团年综合产值突破4.7亿元,产品利川红一天龙盏、天杉荣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特等奖。2025年5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发布的《2025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显示,利川红品牌价值达14.32亿元,较上年增长3.85亿元,品牌价值增长率达36.81%,增速跻身全国前三,成为2025年度最具成长性的茶叶品牌之一,带动11万茶农增收致富。

毛坝镇作为核心发源地,已从昔日贫困角落蜕变为茶香四溢的富民乡镇。“以前是填饱肚子,现在是过上好日子!”一位正在打包茶叶的土家汉子笑着说,黝黑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一片绿叶,承载着土家苗寨的千年茶韵,链接着各族群众的致富梦想。如今,利川已建成有机茶园5.8万亩,28家企业通过欧盟、美国有机认证,“利川红”品牌价值达21.8亿元。茶产业已成为利川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柱,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交融的壮美画卷。

如果说茶叶是利川的绿色名片,那么旅游便是利川的金色翅膀。

利川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腾龙洞,以72米高的旱洞洞口、59.8公里的探明长度及世界第一的容积闻名于世。在洞内,我们观看了升级后的《夷水利川》歌舞秀,土家姑娘的裙摆在光影中飞扬,原生态的龙船调与现代声光交织,逾1.5万场的积淀让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历史的回响。走出洞口,清江在这里跌落30多米,形成气势磅礴的“卧龙吞江”奇观,清江由此被“吞”入地下,形成长16.8公里的地下伏流。

腾龙洞之外,利川还拥有龙船水乡、佛宝山、大水井古建筑群、齐岳山高山草场等众多A级以上景区,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杉”的水杉王。世界地质公园、5A级景区腾龙洞、“天下第一杉”水杉王、世界优秀民歌《龙船调》以及“利川红”红茶,构成了利川四张熠熠生辉的世界级名片。

在利川采风的几天里,我深切感受到“凉城”二字的含金量。从大湾区30多度的湿热中一路北上,踏入利川的那一刻,清凉的山风扑面而来,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季节。利川正依托文旅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国际知名避暑康养度假目的地。

更重要的是,旅游业的发展让利川人民实实在在尝到了脱贫致富的甜头。

在利川市凉雾乡,我走进一户农家改造的民宿。主人是一位土家族妇女,她告诉我,以前一家人靠种几亩薄田勉强糊口,自从乡里搞起民宿旅游,她把自家闲置的房间改造成客房,一个夏天就能接待上百位避暑游客。“现在一年收入十几万,比以前种地强太多了!”她笑着竖起大拇指。这样的故事在利川比比皆是。截至目前,利川民宿产业已覆盖170多个村,民宿经营户达2631家,床位突破6万张,涌现出白鹤山·居、星野等50余家精品民宿,民宿产业带动就业超2万人。2025年以来,利川乡村旅游接待54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74亿元。

在利川奋进发展的征程上,无数本土儿女心怀桑梓、反哺故土,用实干诠释担当,用奉献书写情怀,张尧与陈静便是其中的亮眼标杆。

张尧,这位从利川建南镇走出的实干者,年少离家赴浙打拼,从建筑行业的基层务工者,到自主创业深耕建筑工程;从远赴湖南开发房地产,参与双龙幸福城、双龙云溪府、云溪紫郡等精品项目,到2021年响应家乡号召,毅然返乡创业。他以初心赴乡约,以实业报故土,五年间总投资超10亿元:建双龙九洲府,筑精品人居;造九洲国际大酒店,树文旅标

杆,14个月精雕细琢,200人就近就业;开发九洲别院,6亿元匠心投入,一期圆满交房,二期即将收官;同步布局加油站、建材厂,多元赋能家乡发展。他为恩施创造上亿元税收,解决上千个就业岗位,至今仍步履不停,只为多为家乡谋发展、多为故土添力量,尽显利川儿女的赤子情怀。

陈静,这位深耕文旅二十载的追梦人,以一腔热忱守文旅,半生初心传乡情,从重庆索特旅行社实习导游,到广东中信国旅专业计调;从恩施州青年旅行社导游部经理,到西部假日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再到如今执掌夷水之旅国际旅行社,她扎根家乡文旅一线,把外地先进理念融入本土发展,用专业服务对接八方游客,用真心讲述利川故事。她是利川文旅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更是土家文化的传播者,以巾帼之力,助力家乡旅游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为利川文旅产业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公路如线,串起散落的“珍珠”。朝东岩峡谷、腾龙洞、齐岳山高山草场等景区被串珠成链,带动野猫水村60余家民宿和50多家农家乐蓬勃发展。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昔日沉寂的山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采风行程结束前的夜晚,我们坐在清江边的一家土家餐馆里,听主人唱起《龙船调》。歌声在山谷中回荡,与江水之声交织成一首动人的夜曲。采风团的同行者们来自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澳门商报、香港亚洲新闻周刊等多家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大家纷纷举起相机和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一位来自香港的记者感慨道:“利川的山水之美、文化之韵,完全颠覆了我对内陆山区的想象,这里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后花园!”2026年3月,恩施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趣恩施 上春山”宣传推广活动走进广州、深圳,向大湾区游客发出春日邀约。山海不为远,春山待君来。恩施州针对大湾区游客追求个性化、深度体验的消费习惯,推出了“周末高铁游恩施”“秘境恩施徒步之旅”“土苗风情研学营”等定制化产品。利川与大湾区的距离,正在被一条条高铁、一架架航班越拉越近。

利川的变化,不只是一个个景点的人潮涌动,也不只是一串串数据的节节攀升。在这片土地上,坝漆重现光彩,茶叶飘香万里,民宿遍布山乡,每一位利川人都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从坝漆到茶叶,从传统农业到现代旅游,利川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

采风归来的途中,大巴车沿着清江行驶。江水如碧绿的绸带在群山间蜿蜒,两岸青山如黛,云蒸霞蔚。我打开车窗,任由清凉的山风吹拂脸庞。耳畔又响起那首熟悉的旋律:

“夷水清清,利川盈盈,
 土家儿女,歌舞升平……”

歌声穿越千山万水,从夷水之滨飘向大湾区,飘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这里是夷水利川,山水有情,岁月如歌。



峰山石语

李兴华

公元前615年,邾文公卜迁于峰,将邾国都城建在了峰山之阳。巍峨高大的城墙像一条黄色巨龙沿峰山西麓往南蜿蜒至峰山东麓,峰山成了国都的天然屏障,蜿蜒如龙的城墙沿岭脊而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让这个古老的邦国平安度过了数百年,峰山也因此名扬天下。

三百多年后,峰山之阳不再是尊贵的邾国都城,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县城。然而,这一年,一位中国历史上顶尖级的人物朝峰山走来。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

这位千古一帝因何而来?他是为到泰山搞“封禅大典”而来。

这时候的秦始皇刚刚扫平六国,实现海内统一。他要东巡郡县,顺便到泰山搞一场“封禅大典”。他要让全天下人知道,自己不仅会靠武力打天下,还会靠文化而治天下。这场“封禅大典”,就像一场笼络天下人心的大戏,要演得像模像样,决不能演砸了。邹鲁儒生闻名天下,礼数懂得最多,他到“小岱宗”峰山来预演一下“封禅大典”,请邹鲁名士指导一番。

于是,秦始皇乘羊车率群臣登峰山,峰山受宠若惊,因为这是“始皇帝”第一次东巡登上的第一座山。秦始皇命丞相李斯撰文刻石,颂扬其废分封、立郡县、统一天下之伟业,这就是著名的秦峰山碑,是他东巡的第一块记功碑,史称秦峰山刻石。遥想当年,秦始皇登上峰山之巅,群臣跟从身后,思绪万千。追忆战国乱世,各国分土建邦,灾祸从此释放。唯唯大秦始皇帝,统一四海,消灭灾荒祸害,百姓安居乐业,福泽久远绵长。群臣称颂不尽,刻石于峰山,以将功业永传万方。之后,又过了一百年,司马迁来到了峰山,峰山用最隆重的“乡射礼”接待了他。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行郡县,上邹峰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遂有此碑。

然而,《峰山刻石》虽举世闻名,但因年代久远,加之战乱,原石被焚毁。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北魏时,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登峰山,把《峰山刻石》推倒。虽然碑被推倒,但因李斯的小篆受世人追捧,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地方官需迎送来送往,疲于应付,遂聚薪于刻石下,焚毁了刻石,使其不可摹拓,从此《峰山刻石》前世结束,唯有拓片流传于世。

到了唐代,有人把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在著名诗人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就有“峰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

北宋时,《峰山刻石》又获新生。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北宋初期学者郑文宝曾亲自到峰山访求秦刻石,未果。于是,以其师徐铉摹本刻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阴有郑文宝题记。不过因不明形制,将其刻为“碑”形,今藏于西安碑林。此碑圆首方座,通高2.18米,宽0.84米,两面刻文,共15行,每行15字。《峰山刻石》摹刻众多,首推此石最佳。

除此之外,北宋时还有另外一通刻石,据《邹县志·古迹卷》记载:“宋元祐八年(1093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峰阴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县令宋德,乃复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绝,乃命工磨石摹刻于其侧。”而宋德所立这通碑刻后被后世称为元摹峰山秦篆碑,一直立于原邹县县衙大堂。直至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博物馆。相较而言,西安碑林所藏刻石为标准的两面碑文,更接近汉代墓碑刻石的造型。而邹城博物馆所藏刻石则是以四面碑的独特形式来呈现,颇有些许诏敕的韵味。

《峰山刻石》作为秦小篆的代表之一,对后世仍有着极大的影响,石刻上的书法运笔坚韧畅达,书法造诣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从“邾文公卜迁于峰”到邹县城迁往岗山之阳,这一千多年里,峰山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没有消停过。时而歌舞升平,钟鸣鼎食。时而烽火连天,血流成渠。轰轰烈烈,打打杀杀,最终都归于沉寂。如今,人声散去,峰山复归于平静。

不知道多少次登临峰山,我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留下了孔子、孟子曾经踏过的足迹;多少次在羊车故道上徘徊,寻觅当年秦始皇的风采;在华佗庙、洗药池遗址前,我仿佛看到,医圣华佗登山采药,救死扶伤;到了诗意的唐朝,李白、杜甫结伴游峰山,留下了不朽诗篇;到了烟雨的宋朝,豪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变法图强的王安石,醉翁欧阳修,“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放翁陆游以及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徐霞客、董其昌等陆续登临峰山,留下诗文墨宝、碑碣石刻。那些星罗棋布于漫山巨岩、悬崖绝壁之上的刻石,字体雄浑、笔力苍老,如赫然于五华峰巅的“光风霁月”四个草字,赫然醒目,字大如席、潇洒飘逸,欲插天表……至清代,乾隆皇帝登临峰山,进洞小憩,遂有“形如累卵”“凤鸣朝阳”的“乾隆洞”。诗人袁枚“行部鲁邦”,惊“峰山高”,叹“沧桑变”。

那时来峰山的人,大都想见两样东西,“峰阳孤

桐”和“秦峰山刻石”,然而谁也没有见着。千百年来,天下的文化人为“峰阳孤桐”和“秦峰山刻石”写了那么多诗文,如天上繁星,可惜谁也没见过“孤桐”和“刻石”是什么样儿,于是只能用诗文来寄托情感。这是多么无奈、多么遗憾的事啊!

远离红尘的峰山,仿佛冷清了近千年,它的空灵、它的诗意、它的神性,仿佛这时才全部显现出来,人们突然发现,这里本应该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峰山独具魅力的自然风光,宛如人间仙境,使之永远青春闪亮,光彩照人。峰山奇石,孔窍玲珑,千姿万状。其形如龟、如鱼、如兔、如冠、如丸、子孙石、元宝石、五巧石、骆驼石、鸚鵡石、试剑石、八卦石、丹丸石……“天然去雕饰”,惟妙惟肖,远眺、近观、仰视、俯视,变化无穷,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游人到此,无不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折服。

在古代,人们对奇特而美丽的峰山,还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能借助神话和传说。传说,远古时女媧炼五彩石补天,天补好了,还剩下一大堆大小不一的石头没用上。可这些石头都有了灵性,不仅到处乱滚,还自怨自怜,日夜悲哀,大有危害人间的意思。细心的女媧娘娘把这些无材补天的石头收拢起来,堆成峰山。天下的山只有峰山是这种“出身”,怎能不神奇?

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说贾宝玉嘴里含着的那块玉石也是女媧娘娘炼石补天剩下的,这块通灵宝玉可大可小,后来《红楼梦》的故事就记述在这块石头上,所以也叫《石头记》。此石被丢弃在青埂峰下,再后来此故事被空道人抄去,人间才有了这部奇书。曹雪芹笔下的青埂峰是不是峰山?那块奇石是不是峰山的某一块石头?我不得而知,但,几千年来,无论是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圣人孔孟或骚客李杜,都曾到过峰山。是名人借名山以扬不朽?还是名山借名人以扬天下?总之,峰山一直是历史手中把玩的一块通灵宝玉,留下了斑斓多姿的文化遗址,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感。

孔子、孟子等一个个伟大的先哲逝去了,邾国、鲁国等一个个古老的国家灭亡了。只有峰山还像原来一样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好像什么都发生过。峰山又回归了自然,山上树木葱葱,水流花开,香草清风。唯有那些遗迹与传说仍在风中低语。

算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25年了,可回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25年前的一天,我去同学家串门,无意间看到她书架上摆着一本《中国散文精选》,随手抽下来翻了几页,一下子被里边的文字吸引住了,挪不开眼,我抱着书,带着央求的眼神问道,这本书借我看几天行吗?同学看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心里明明不舍,到底还是无奈地答应了。因为这书是她女儿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扉页上有写的赠与文字,是专门送给妈妈的。

这本书在我家待了一两个月,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始终舍不得还,说实在的是太喜欢了,打心底里不想还,可又明白不是自己的东西终究是要还回去的。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为了买这本书啊,我多次去新华书店,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都没找到,没办法,只好找来纸张,一笔一画把书里最爱的几篇文章抄了下来,好好地珍藏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里的很多事都淡忘了,可唯独这本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实在惦记,我又去了同学家,不好意思地对老同学说,老同学,那本书能不能再借给我看几天?同学皱皱眉头看了我一眼,又答应了我这个无理要求。

转眼到了2013年,女儿因工作去了外地,在那边结婚生子,让我过去帮忙照看外孙女。出发前的两天,该带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心里又想到了那本书,爱的驱动力让我又去了同学家,这次是厚着脸皮直接给同学要了。同学看我如此痴情心软了,恋恋不舍地把书送给了我,那一刻我心里又欢喜又感激,真想跪下来给她磕几个响头表示感谢。

很快到了2016年,网络迅速发达,网上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书籍也不例外。我赶紧跟女儿说,闺女能不能从网上帮我买到这本书啊?女儿一搜,妈,有这本书,立刻马上,不到三天,书就到了我的手中。捧着书,指尖摸着熟悉的封面,忍不住凑过去在书皮上轻轻吻了一下,这么多年的念想终于圆满了。

新书到手,剩下的就是还书了,正好暑假老家的亲戚来这边玩,我特意叮嘱侄女一定要亲自把那本书,有恩于我的这本旧书送到我同学的手中,并再次替我向她表示感谢。这一次终于让这本陪伴了我多年的好朋友,真的真的彻彻底底地完璧归赵了。

一本普通的书,牵扯出这么多年的心事,藏着同学的体谅,也藏着我对文字的执念。如今再想起这段往事,才发现珍贵的从不是书本身,而是那段单纯热爱、满心牵挂的岁月,还有人與人之间这份朴素的善意,温暖了我们的平淡日子。



我与书的故事

一凡